續禮記集說

續禮記集說卷五十九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明堂位

王氏應麟曰成王命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春秋意林曰魯有天子禮樂殆周之末王賜非成王也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于天子天子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魯實始爲墨翟之學使成王之世魯已郊矣則惠公奚請惠公之請也殆由平王以下乎惠公事見呂氏春秋仲春紀公是發此論博而篤矣石林止齋皆因之

石梁王氏曰鄭注曰周公攝王位又曰天子卽周公
周公爲冢宰時年已十四非攝位但攝政周公未嘗
爲天子豈可以天子爲周公此記者之妄注亦曲徇
之

萬氏斯大曰余嘗讀左氏傳齊桓公問仲孫湫曰魯
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晉韓宣子聘魯見易象
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吳季札聘魯觀樂歌則
風雅頌畢陳舞則異代咸備竊疑魯雖周公之後亦
諸侯之國耳奚以獨備禮樂豈制作出自周公故魯
獨守之乎王朝侯國制各不同當時侯國禮樂諒必

同時班布魯不得獨異也謂周公制作魯獨守之是周公自私其子孫矣有是理乎然則魯何以獨備禮樂曰因郊禘而有之也魯何以得有郊禘曰僭也成王之賜伯禽之受非乎曰重耳請隧襄王猶知卻之成王賢主也必不以非禮加人周公抗世子法于伯禽伯禽固知禮者必不以非禮受其謂成王賜而伯禽受者蓋魯後人既僭用之恐遭譏後世假先王先公以自文耳然則仲孫湫韓宣子何以稱之曰僭既久矣即魯之子孫亦且相忘況他國之卿乎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曰是則然矣孔子嘗言魯一變

至于道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又非與其禮樂之獨存乎蓋孔子之時周衰已甚禮樂淪亡猶幸魯僭竊之餘尚存十一于千百孔子此言殆因敗以爲功之意也東周可爲卽公山叛人無不可往孔子救時之苦心大不得已也然則魯之守禮樂非乎曰非謂守之非也冒而行之不可也歌雍八佾大夫儼然天子君實啟之其又奚尤故人知周禮賴魯而存予謂周禮由魯而亡因讀明堂位爰誌之

姚氏際恆曰明堂蔡邕謂明堂太廟辟雍同實異名今不可詳考大抵以其嚮明故曰明堂若其制度考

工大戴二記各別考工猶近古大戴雜信也諸儒以明堂位尊美周公誇飾魯事或云魯人爲之或云三桓之徒爲之皆非也春秋時去周公已遠猶爲此尊大之辭恐無謂此篇爲馬融所取入記使爲周末人作不應直待融始收之矣故予以爲必新莽時人爲之蓋借周公以諂莽者而融無識而收之耳說兼見文王世子此篇自註疏而下人盡識其誣妄不多贅

陸氏奎勳曰漢武初年趙綰王臧請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武帝徵之以爲大中大夫魯邸議明堂事此篇首言周公明堂位中後極

誇稱禮之盛蓋申公弟子所記錄也周公踐天子位大書特書敢于誣聖歟新莽時有所增飾夾祭鄭氏云明堂位作自馬融予謂融亦不能作也傅會而已然決擇不精即其所稱周公攝位會用王禮而無君之心見矣夫梁冀鴆質帝效尤新莽者也融之阿附不啻國師劉歆康成以通德之儒守其曲說至老死不敢變易何哉

任氏啟運曰大戴禮逸周書俱有明堂篇而迥別大戴言營建之制小戴刪之此取逸書一節略加修改見周公有此勳勞宜用天子禮樂為魯誇張不知何

人作也或以爲馬融增入但鄭親受業馬氏而不言
孔疏言此于别録屬明堂陰陽則劉向前已有必屬
陋儒爲之芮氏以爲當削但四代之禮樂服物官器
略見斯篇考古者亦不忍廢而愚以爲魯之所僭魯
所未僭亦可即此以覈其實亦不當如先儒概以附
會失入也
姜氏兆錫曰明堂者以其居國之南郊而南面答陽
故名也嚴陵方氏曰孔子言宗祀文王于明堂孟子
言行王政于明堂此言朝諸侯于明堂謂之明堂所
以謂之明堂則由君臣上下尊卑前後各有所位故

曰明堂位也　又曰此篇者序魯用四代之禮樂故
篇推言其本如此然謂以此天下稱爲有道之國而
天下資禮樂焉則非所謂明大義者也
方氏苞曰明堂位列戴記先儒以爲誣舊矣而予尤
疑是篇不知何爲而作也謂周人記之則于明堂方
位度數朝會禮儀宜詳謂魯人自侈大則宜先周公
勳勞法則以及山川土田附庸殷民周索命誥典册
而無一具焉至魯君臣相弑三傳無異辭列誦經書
者皆識焉記者能詳四代之服器而獨昧于此豈不
異哉及讀前漢書然後知此莽之意而爲之者劉歆

之徒耳莽之篡弑事不託周公其居攝也羣臣上奏稱明堂位以定其儀故記所稱莫不與莽事相應其稱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朝諸侯于明堂以莽踐阼背斧依南面朝羣臣也賊臣受九錫以爲篡徵自莽始備舉魯所受服器官以爲猶行古之道耳其稱魯君臣未嘗相弑又以示傳聞不可盡信若將爲平帝之弑設疑也其篇首曰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向而立易周公以天子與嘗曰羣臣所奏周公始攝則居天子之位非乃六年然後踐阼隱相證也莽贊稱假皇帝則奏稱書逸嘉禾篇

周公奉鬯立于阼階延登贊曰假王政勤和天下書
既逸矣云云者誰實爲之又況漫無所稽之雜記哉
或疑周公踐阼負依以朝諸侯別見史記魯燕世家
而荀卿儒效篇亦曰以枝代主疑明堂記或有所授
不知古用簡冊祕府而外藏書甚稀太史公書宣成
間始少出自向校遺書歆卒父業以序七略東漢宗
之後世子史之傳皆歆所校錄也歆既僞作明堂記
獨不能增竄太史公荀子之文哉詩書而外周人之
書成體而不雜者莫如左氏春秋傳史克之頌皆見
之言于魯先世事詳矣無語及此而悖亂之說皆見

于歆以後始顯之書則歆實僞亂增竄以文莽之姦
也决矣嘗考魯世家削去成王少至攝行政當國燕
世家削去成王既幼至召公乃說前後文義脗合無
閒而周本紀所謂周公攝行政當國與尚書位冢宰
正百工義正相符是則劉歆之徒所未及改更而尚
存其舊者儒效篇首與中閒語複按以文律如附贅
縣疣蓋自秦昭王問孫卿以下乃其本文也昔韓子
論學首在別古書之正僞取其正者以相參伍而得
其會通昭昭然如分黑白矣

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

朝直遙反斧音甫依本又作扆同於豈反鄉許亮反

吳氏澄曰成王七年之三月王不在洛諸侯以侯國會王朝三公之禮見周公　又曰考之書周公相成王伐奄而歸四國多方之諸侯皆至宗廟周公代成王誥諸侯而有多方之書蓋成王之三年也及成王七年之三月周公制禮作樂之事備乃會侯甸男采衛五服之諸侯營洛邑不見周公代王受諸侯之朝此記言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蓋是周公之時定此朝位天子謂王也註謂周公攝王位朝諸侯非也

葛氏斯大曰此篇所言朝諸侯之位及所謂明堂明

諸侯之尊卑說皆不經至謂朝諸侯于明堂則實然也古者天子巡守朝諸侯于方岳之下皆于明堂受朝故孟子時齊宣王欲毀明堂此則東岳之明堂也東岳有明堂則西南北岳亦有明堂可知四岳皆有明堂則畿內亦有明堂又可知孝經云宗祀文王于明堂非畿內之明堂乎考工記云周明堂東西九筵筵九尺南北七筵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此則明堂之制也獨其處所經傳無文從來之說明堂在國之陽而玉藻云天子聽朔于南門之外夫聽朔必于明堂則為在國之陽者是也然而朝諸侯于明堂經未實

有所指考之覲禮有云諸侯覲于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其上方明者木也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天子出拜日于東門之外反祀方明此載在覲禮既終之後蓋指天子巡狩諸侯朝于方岳之下有明堂以受朝此宮即方岳之明堂也畿內則天子受覲于廟既覲之後當亦就明堂以布政其壇在方岳者以祀方明在畿內者即于月日至郊天之太壇明堂太壇同在三百步爲宮者即爲明堂方三百步方三里也大享明堂則以文王配說者緣此謂明堂

即文王廟豈有當乎大戴禮明堂篇載明堂之制與考工不同而茅屋蒿宮殊近怪妄獨所云其宮方三百步與覲禮合則覲禮之宮即明堂益可知矣明乎此制則淮南子淯于登公玉帶諸家可以盡廢先儒紛紛其說奚爲哉

姚氏際恆曰鄭氏亦以天子爲周公後儒多以爲成王駮鄭爲非然下云周公踐天子之位則此處是否周公亦不必致辨耳

姜氏兆錫曰謂周公定爲朝諸侯于明堂之位也

又曰斧依說見曲禮石梁王氏曰周公爲冢宰時成

王年已十四但攝政非攝位而鄭注以周公攝王位而謂天子爲周公蓋妄也詳見下文

李氏光坡曰此天子明指成王豈有上句方曰周公而下句頓稱之以天子勿論此篇博雅是有識之儒即執筆學爲文亦知不可也如下文雖云周公踐天子之位而上已曰成王幼弱矣注且闕之

任氏啟運曰明堂之制上圓下方其高三丈爲五門四達九南三階東西北二階獨其堂室戶牖各異考工曰五室大戴曰九室明堂月令曰九室十二室鄭更之曰九室十二堂月令曰四戶八牖大戴三十六戶七十二

攟呂氏春秋五大廟四左个四右个蔡邕曰二十八
柱湑于登曰水木交于東北木火交于東南火土交
于中央金土交于西南金水交于西北悉合推之黄
帝曰合宫則知其址必合爲一也殷人曰重屋則知
其蓋必分二重也呂氏春秋中曰太廟太室知中室
卽太廟也四方有太廟有左右个則知每方二室不
名廟也大約以三百步之地縱廣界爲二十五區則
下方矣四角四區不爲室則蓋周之而上圓矣中一
區爲太廟太室虛其四周八區爲太廟之庭其上蓋
特高于四廟八室之蓋則望之爲重屋而四周之庭

得以受日之明而戸牖皆得其用外周每面三區分

言之則正四區南曰明堂太廟東曰靑陽西曰總章

北曰元堂台中太廟爲五廟以祀五帝也四隅八區

爲左个右个合之太廟爲九室四仲居太室孟季各

居其室以月數之而十二室涖政必于太廟之堂就

月數之卽可曰十二堂就太室數之則四戸八牖四

達四阿就外八室數之則二十八柱合九室數之則

三十六戸七十二牖而五行之交用事其義亦明矣

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

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

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

姜氏兆錫曰中階南面三階之中也或不稱位或稱位或又稱國者錯舉之詞也門東門西謂南方應門之東西

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

方氏苞曰據此四面皆有門天子南鄉東西面朝者尚有相向之義南面則出背後恐非所安周書康王之誥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

入應門右此正成周盛時所用之禮以此推之四裔之國雖皆于南門外分左右以次而上無四面分布之理列序朝位忽曰四塞四告至郎承以此周公明堂之位也郎以文義求之暗昧支離亦與莽傳中誥令書疏相類

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世告至此周公明堂之位也采七在反塞先代反又先則反又逸周書四塞字在九采上

王氏炎曰此序諸侯之位也然亦有差惧周官侯服外有甸服男服采服衞服外乃有蠻服蠻服外乃有夷服鎭服蕃服周官所謂六年五服一朝蓋言侯甸

男采衞也作洛之役稱侯甸男邦采衞見于周皆不
及蠻夷而采服諸侯與焉今九采之國反在應門外
鄭說曰二伯率諸侯而入九牧居外糾察之何所據
而爲之說也周官職方九服有蠻服夷服而無戎狄
之服大行人之職衞服之外有要服而無蠻服鄭曰
要服卽蠻服要服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也又曰蕃
國夷服鎭服蕃服也今明堂位蠻夷戎狄並在門外
而夷服鎭服蕃服又在蠻夷戎狄之外謂之四塞記
之所言已自可疑鄭注其可信乎
姚氏際恒曰夷蠻戎狄自論語云九夷而國語增以

百蠻此文與爾雅又增以戎狄而其數不同周禮又增以閩貉其數亦不同皆不足據不必論此謂九采之國尤混謬若以爲王制千里之外曰采之采鄭謂九州之收是也然則蠻夷等在宮門外而九牧反在應門外乎若此以爲服名諸侯何獨取采爲言且亦不應在蠻夷等外也鄭氏曰二伯率諸侯而入牧居外而糾察之附會顧命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召公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爲說尤鑿其位次尤舛悞可笑侯西面伯東面倣曲禮諸公東面諸侯西面爲說不知曲禮東面西面者以其對立而言非覲也朝無不北面者說詳曲禮又因此遂分六服四面環繞而朝五狄

則南面夫人君南面今南面朝南面有是理乎卽此
而言此節文之荒誕不辨可知矣
陸氏奎勳曰與汲冢僞周書明堂解相同然以前五
節爲周公所制王會之儀猶可救正其失鄭注直以
天子爲周公而謬戾愈彰矣
姜氏兆錫曰夷蠻戎狄名從其方開門而以右爲尊
獨南面東上尚左者方氏謂南面疑于君故與北面
者同其上也九采疏謂九州之牧也王制千里之外
曰采曰流蓋約舉以名其長與明堂無重門應門卽
南門也諸子諸男于門近故稱門東門西蠻服于門

稍遠故稱南門之外州牧又在其外則去門益遠

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

吳氏澄曰此總結上文因釋明字之義

昔殷紂亂天下脯鬼侯以享諸侯是以周公相武王以伐紂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于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于成王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于天下是以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

程子曰王介甫謂周公能爲人臣所不能爲之功故

可用人臣所不得用之禮樂是不知人臣之道也夫
居周公之位則爲周公之事由其位而能爲者皆所
當爲也周公乃盡其爲臣之職耳豈獨得用天子之
禮樂哉
張氏燧曰春秋書禘于莊公見禘之僭始于閔書卜
郊見郊之僭始于僖且成王以天子禮賜魯此等大
事周史必書之乃三傳國語皆不見公羊傳言魯郊
非禮也左傳隱公問羽數于衆仲仲曰天子八諸侯
六若成王賜以八佾仲何必舉以對皐鼬之盟祝鮀
言魯衞所賜纖細必舉何于最大者反不及之子家

駒對昭公明言皆僭天子禮若果賜子家敢面斥之耶非特此也周公閱來聘魯享有昌歜形鹽辭不敢受甯武子來聘魯賦湛露彤弓而曰敢干大禮可見魯僭尚未甚久識者皆疑怪遜謝而魯人曾無述王賜以自解者呂氏春秋惠公請郊廟大禮王使止之魯自僭耳至史克作頌以郊爲夸而疑似之說遂至今矣

許氏曰通鑑外紀謂魯惠公使宰請郊廟之禮讓于天子王使史角往魯魯公止之路史謂魯公止之是周不與之魯自用之也然則魯之郊廟皆後世之僭

而附會明堂爲之說與

姚氏際恆曰七年致政于成王本洛誥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之語不知洛誥敘周公治洛凡七年非致政也因作七年致政遂謂六年朝諸侯皆妄也

陸氏奎勳曰漢之博士旣惑于荀卿之說又悞解洛誥所云朕復子明辟及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者故啓亂言之不虞新莽之假以篡弑也蔡九峯書傳詳爲之辨可破千古之疑然謂周公前後治洛七年則亦未允蓋周公治洛在成王即位之七年耳

姜氏兆錫曰鬼國名易曰高宗伐鬼方是也　又曰

石梁王氏曰謂周公踐天子之位非也周公但居冢宰攝政未嘗在天子位文王世子云周公相踐阼而治書蔡仲之命云周公位冢宰正百工是也劉氏曰此蓋因洛誥篇首有周公曰朕復子明辟一語而篇終又曰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遂妄謂周公踐天子位七年而致政于文王也殊不知復子明辟者周公營洛遣使告卜之趣辭受命惟七年者史臣序周公留後治洛凡七年而薨也書傳九峯蔡氏之辨可謂深切著明矣　又曰魯公伯禽也本侯爵僭稱公孟子云周公封于魯地方百里此稱七百里者朱子

謂此等處皆難考也一云百里爲魯本國如後世食實封也并附庸爲七百里所謂錫之山川土田附庸也革車兵車也千乘田賦所出之數也王邦公曰周公能爲人臣所不能爲之功故可用人臣所不可用之禮樂程子曰是不知人臣之道也夫居周公之位則爲周公之事由其位而能爲者皆所當爲也周公乃盡其爲周公之職耳豈得獨用天子之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

李氏光坡曰此恐勿辨蓋詩書及孔子之言無以周公爲天子者惟此篇與文王世子生梗爲疑但成王

幼爲天子周公攝政居王前後所履者天子之位所行者天子之事則曰踐阼曰踐天子之位亦記者貫筆闕之可也書稱復子明辟王莽援爲口實故九峰蔡氏以復命于王爲解然周公曰復子明辟下成王曰其退卽辟是至此方受君位而覩之明矣若謂非失無復則太甲非失政者伊尹攝耳而言復政厥辟何也禮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則成王于周公猶不臣也家人父子未能則代之既能則授之上古君臣尙質尙無多忌諱似不必曲爲說否五帝殊時三王世遠矣若恐如莽

操輩藉以自文則六朝五季假禪代之名彼受終文祖受命神宗何解可易而塞此亂臣賊子之口也

任氏啟運曰書洛誥戊辰十有二月惟七年先日次月次年是例序法蔡謂公留洛七年而薨非也成王十年公歸于豐二十二年公薨于豐

方氏苞曰春秋傳子家駒曰諸侯僭于天子大夫僭于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使成王果賜而伯禽受之不當以爲僭矣

齊氏召南曰按魯始封百里當以孟子之言據周禮

上公五百里之說本屬可疑此又七百里則尤誕矣
魯頌公車千乘正是百里之國耳鄭說甚曲　又曰
程子曰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按爲成王賜伯
禽受皆魯後人僭禮而僞託之詞非周初果然也
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
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
姚氏際恆曰孟子言公侯皆方百里又言周公封于
魯爲方百里周禮五百里已不足信此云七百里蓋
妄以革車千乘爲說然天子地方千里爲萬乘魯既
七百里矣止千乘蓋襲詩而不計其說之悞也成王

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魯祀帝于郊配

以后稷悉誣妄

萬氏斯大曰孟春建子之月周天子一歲祭天凡四

郊也祈穀也大雩也大享明堂也四者之中惟郊大

報天禮爲盛大據此文魯直僭行日至郊禮而祈穀

大雩更不必言故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

上帝正與此合惟左傳有云啟蟄而郊又云郊祀后

稷以祈農事先儒信之遂謂魯雖僭郊又行祈穀禮

不行日至禮豈知左傳所云者固皆魯僭郊之後諱

言日至之郊而託言祈穀以輕其事猶其自僭王禮

託于成王之賜如此文之說也

陸氏奎勳曰謂行高禖之禮祭于姜嫄之廟弧作弓解自合鄭注弧旌旗所以張幅也其說甚曲

姜氏兆錫曰孟春周正之子月于夏正爲仲冬也一云家語孔子言魯無冬至之大郊而以啟蟄祈穀于上帝蓋夏正之寅月也按家語說有可據但下文禘于六月季夏當爲周正之巳月則此當爲周正之子月無疑也豈魯先賜以啟蟄之郊而其後又僭冬至之郊與大路殷祭天所乘木路也弧弧形如弓以張旗幅韣以衣弧旒屬于旂幅而幅上畫日月爲章也

李氏光坡曰此言孟春郊禘以雜記孟獻子曰正月
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相合則周正之改時信矣若
夫用天子禮樂之失程子詳之封五等國斥大疆界
朱子以古今酌論皆不易也已見于論語注及周禮
語類不具載
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牲用白牡尊用犧象
山罍鬱尊用黃目灌用玉瓚大圭薦用玉豆雕篹爵用
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俎用梡嶡升歌清廟下管象
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昧東夷
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夷蠻之樂于大廟言廣魯于

天下也大廟音泰儀如字舊素何切罍音雷瓚才旦切纂祖管切又酸上聲梡音欵嶡居衛切任而林切

萬氏斯大曰按此文言禘周公于大廟而不言祭文王合之公羊文二年大事于大廟傳言毀廟未毀廟之主皆升而不及所自出之帝觀之知魯但僭用天子之禮樂如此此篇所云者以祀周公非必祭文王爲所自出之帝以周公配也上文云祀帝于郊配以后稷若果祀文王以周公配亦當如郊例明言之矣又孟獻子云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魯遂以七月行禘此言六月殆初行禘時如此此後乃因獻子之言而

定于七月耳
姚氏際恆曰悉誣妄之說不備辨
朱氏軾曰畫牛爲飾曰犧畫象爲飾曰象畫山爲飾
曰山尊以黃金飾之而加鏤刻曰黃目目者疏刻而
有條理也玉瓚大圭以玉爲瓚圭爲柄也仍又也以
玉飾爵而又雕之也
陸氏奎勳曰亦據閟宮詩夏而楅衡白牡騂剛犧爲
之說其爲季夏六月蓋即王制夏曰禘之意雜記中
又云七月而禘孟獻子爲之故以季夏六月爲之期
然漢儒實無知禘之說者詳見予禘說中

姜氏兆錫曰季夏六月周正之巳月于夏正爲孟夏也雜記孟獻子云七月日至可以有祀于祖蓋又改巳月之禘于午月矣魯禘以文王爲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者上稱祀周公者省文也　又曰殷尚白白牡殷牲也方氏曰止用時王之禮者諸侯之事通用先王之禮者天子之事也　又曰尊酒器之通稱也五齊以下之尊尊爲牛形象形山形畫形周禮司尊彝所爲犧尊象尊山尊若罍是也鬱鬯之尊尊爲目形而鏤以黃金司尊彝所謂黃彝是也灌謂酌鬯以灌獻玉瓚大圭者玉飾瓚而大圭爲柄也薦謂薦邊

豆之屬玉豆雕篹者玉以飾豆而雕以飾籩之柄也

爵飲器仍因也夏世爵名琖飾以玉而因雕之此王

若后朝踐饋食二獻及王酳之爵周禮大宰所謂玉

爵也散角皆爵名其口以璧飾之璧角乃后酳之爵

內宰所謂瑤爵也璧散乃賓酳之爵禮器所謂散也

禮主婦獻璧角賓乃獻靡散此散先于角蓋便文與

梡蕨二俎名梡形四足如案乃虞俎蕨加橫木于足

中央爲橫距形乃夏俎也　又曰升歌下管詳見文

王世子朱干赤盾也玉戚玉飾斧柄也大夏夏詩名

今亡皮弁素積三王以來之制故以舞夏昧任之制

故以舞周樂皮弁素積三王以來之制故以舞夏昧任皆樂名廣魯于天下言周公勳業之盛廣及四譯也

方氏苞曰按莽傳羣臣始奏宜益莽封三萬戶比大將軍霍光蕭相國何繼以莽女立爲后有司請以新野田二萬五千六百頃益莽封以應古者后父百里尊而不臣及陳崇頌莽功德遂倡言成王之于周公度百里之限踰九錫之檢開七百里之宇督公之外六子皆封宜勑盡伯禽之賜無遜周公之報自是吏民上書者千八百餘人咸曰周公享七子之封有過

上公之賞及莽將即眞羣臣倚據此復奏此莽始終
布置漸次上逼以篡漢命之本謀也故歆作此記因
納夷蠻之樂而云廣魯于天下以隱相證也
任氏啟運曰詩言惟周公皇祖不言文王則魯不追
自出明矣趙匡言以文王爲所自出之帝而周公配
之妄矣

續禮記集說卷五十九終

浙江書局刊

鄒在寅校

許碩儒校

朱元照校

續禮記集說卷六十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明堂位

君卷冕立于阼階夫人副禕立于房中君肉袒迎牲于門夫人薦豆籩卿大夫贊君命婦贊夫人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而天下大服卷古本反禕音煇袒音但

孔氏穎達曰不云女御及士妻者以經言卿大夫贊君士賤略而不言明士妻及女御亦略之衆女御賤無與祭禮

姜氏兆錫曰副之言覆以覆被乎首而名也見周禮追師及鄘風禕褘衣見周禮內司服及玉藻房大廟

東南室也贊助也命婦謂世婦及卿大夫之妻揚畢也大服服周公之德也

方氏苞曰周官王朝祭祀肆師相治小禮誅其怠慢者所云誅責讓譴訶之謂耳何至遂服大刑且賚雖禮樂之賜并不聞有廢職服刑之事而曰天下大服更不可解如曰賜禮樂時卽降廢職服大刑之命則天下宜恫疑駭遽而不知其何所爲何以遂大服乎蓋莽以窮治呂寬之獄滅衞氏及漢宗親郡國豪傑死者數百人海內震焉故歆爲此記以示其周公之祀事而廢其職者卽服大刑況顯與安漢公爲敵及

陰謀變怪以相驚懼者乎雖鈎黨蔓誅亦未爲已甚

也

是故夏礿秋嘗冬烝春社秋省而遂大蜡天子之祭也

礿音藥省讀爲獮仙淺反蜡仕嫁反

陳氏澔曰秋省省斂也年不順成則八蜡不通必視年之上下以爲蜡之豐嗇舊讀爲獮者非

吳氏澄曰自孟春乘大路以下言魯之得郊祭自季夏六月以下言魯之得禘君卷冕以下爲夏礿秋嘗冬烝起文言魯之君夫人四時得服王之袞冕后之副褘而以天子之禮祭周公于太廟與夫春蒐之祭

社秋獮之祀方冬月之八蜡魯皆得以如天子也

姚氏際恆曰上言季夏六月禘周公于太廟故此不言禘然據此當是嘗禘上何以言夏禘夏禘矣此又何以言夏礿明是湊雜成文鄭氏以其不言春禘遂謂魯在東方王春東巡守故魯闕春禘夫郊社既可同天子豈廟祭反不得全乎曲說可恨

朱氏軾曰夏礿也秋嘗也冬烝也春社也秋省也十二月大蜡也皆用天子之禮也不言春祠脫文也秋省陳氏謂省斂蓋因省斂而祭四方之神詩所謂以社以方是也

姜氏兆錫曰魯在東方朝于方岳之歲則廢春祠故略之秋省省斂也社省春秋皆有之互文也　又曰方氏曰春祭闕祠而不闕社祠者君所獨社者民所同也省非祭名而與祭併言秋省則百物成而後蜡報也凡此諸侯所同特魯禮有所隆耳

李氏光坡曰若祭在孟月則歲二月王方巡守何必闕春祠乎是祭用仲月明矣此一節且可爲大司馬春秋言社方夏冬言礿烝之證

太廟天子明堂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振木鐸于朝天子之政也 鐸矢谷反

孔氏穎達曰魯祭天不得祭圜丘服袞不得服大裘是不得盡如天子也記者美之云是天子禮耳大廟不可一一似明堂也

朱子曰太王之時未有制度特作二門其名如此及有天下遂尊以爲天子之門而諸侯不得立焉　又曰書天子有應門春秋書魯有雉門禮記云魯有庫門家語云衛有庫門皆無云諸侯有皐應者則皐應爲天子之門明矣

姚氏際恆曰天子諸侯之門經無明文自鄭司農注周禮云天子五門皐庫雉應路鄭氏本其說謂天子

五曾有雉庫路則諸侯三門歟按鄭說未可信然猶作疑詞後儒不考直据以爲天子五門諸侯三門矣可哂也劉原父曰以詩書禮春秋考之天子有皐應詩畢書無雉庫路諸侯有雉春秋路無皐應畢按劉此論頗嚴然其餘之說仍謂天子五門諸侯三門何也姜氏兆錫曰魯無明堂而太廟如明堂之制天子五門路應雉庫皐由內而外今魯庫門如天子皐門雉門如天子應門者也木鐸金口木舌發教令以警衆則振之

山節藻梲復廟重檐刮楹達鄉反坫出尊崇坫康圭疏

屏天子之廟飾也棁專悅切復音福重平聲櫓以占切刮君八切鄉去聲康音抗屏並經切

朱氏軾曰達鄉入窻洞達相對也反坫出尊者尊在內而反坫在尊之外也崇坫所以置圭康高也高舉所受之圭于崇坫也

姜氏兆錫曰節棁說見禮器復亦重也上下為重屋其櫓下復有板簷以障風雨也刮磨櫓柱達通鄉牖也以蜜石摩柱使精澤而每室四戶八窻又窻戶相對也坫築土為之在兩楹間尊爵也獻酬畢則反爵于坫而爵出在外也崇高康安也圭瓚為重器故更為高坫以康之也疏通也屏門屏也刻鏤于屏使文

理疏達也

方氏苞曰凡爵奠于坫上有坫則隆然高出故曰出尊崇坫康圭康安也爲面坫以安圭也

任氏啟運曰魯禮之僭先儒皆以爲成王所賜伯禽所受然竹書平王四十二年記魯惠公使宰讓如周請郊廟禮王使史角如魯諭止之呂覽言惠公怒執王使若成王賜則魯久用之矣何煩請愚細覈之有成王所賜者有魯人自僭者不可不辨也周郊以子月祈穀以寅月魯言啟蟄而郊是魯有祈穀初無南北郊此篇明言世世祀公以天子禮樂郊不祀公與

公何與而賜之况詩明言莊公之子未嘗言乃命魯公龍旂承祀也惠公之請平王何不與魯成王而賜之乎又考春秋魯郊多以卯月不以寅而以卯蓋即所穀猶避天子也惟宣始于子月卜郊成定哀皆于子月卜郊然皆以禘牛傷不郊終魯之世未嘗于子月一郊也天子之禘追所自出諸侯之祫不追自出此言以禘禮祀公不言禘文王于周公廟詩頌亦未言祭及文王是但賜以禘禮祀周公未嘗許追文王爲自出幷未許以禘禮祫伯禽以下也且其所賜者祭統言八佾以舞大夏是夏天子樂詩言白牡是殷

天子禮特比于二王後耳并未嘗賜以周天子禮樂也其餘器物若殷之玉豆夏之玉琖嶡俎虞之雕篹梡俎皆先朝所遺若犧象山罍璧角璧散視周王禮皆降一等至閟春祭皐應二門應侯制耳烏睹所謂王禮乎若夫制度之僭則築茅闕門見于竹書煬宮因周廢象魏而作新廟奕奕見于詩立煬宮立武宮新築南門丹楹刻桷見于春秋皆惠僖以下爲之故子家羈言設兩觀乘大路舞大武久僭天子也安得以是爲成王伯禽罪乎自鄭氏于周禮無考者悉以春秋魯禮實之曰魯王禮也趙匡釋禘曰周禘所自

出當祭帝嚳魯禘必以文王爲所自出也鄭推魯禮上之周趙推周禮下之魯紛紛臆說而成王伯禽遂爲敗法亂紀之首矣論禮者不平心細覈之可乎

鸞車有虞氏之路也鉤車夏后氏之路也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殷之大白周之大赤夏后氏駱馬黑鬣殷人白馬黑首周人黃馬蕃鬣夏后氏牲尚黑殷白牡周騂剛泰有虞氏之尊也山罍夏后氏之尊也著殷尊也犧象周尊也爵夏后氏以琖殷以斝周以爵灌尊夏后氏以雞彝殷以斝周以黃目其勺夏后氏以龍勺殷以疏勺周以蒲勺

姚氏際恆曰一味堆砌成文罔顧其義之謬悠繆之複疊也

姜氏兆錫曰上言魯行天子之禮樂此以下又言其兼用四代之禮樂也鸞車車有鸞和也鉤曲也車床謂之輿其前闌曲故名也大路木輅也乘路周玉輅也又曰旂周禮交龍爲旂是也綏以旄牛尾注于干首而下垂也大白白旂大赤赤旂也鄭注有虞氏當言綏夏后氏當言旂虞質於夏惟綏而已至夏世乃有旂之制也　又曰白黑相間謂之駱蕃鬛赤鬛也　又曰騂亦赤也剛牡也　又曰泰瓦尊也有虞氏尚

陶故名瓦尊爲泰周禮所謂泰尊也著者無足而著于地周禮所謂著尊也餘見前　又曰夏爵以玉飾故璲字從玉殷爵畫爲琢故借爲斝周爵則爵形也又曰灌尊猶言瓚尊也彝法也雞彝刻雞形斝刻稼形周禮所謂雞彝斝彝也上節殷以斝爵也非彝也又曰勺周禮梓人爲飲器勺一升是也龍勺者畫爲龍頭也疏勺者刻鏤疏通也蒲勺者爲鳧頭形其口微開如蒲草本合而末開也三者皆謂勺之柄頭也土鼓蕢桴葦籥伊耆氏之樂也拊搏玉磬揩擊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　蕢音塊桴音浮葦云鬼切籥音藥拊音甫搏音博揩

音戛

朱氏軾曰當是揩擊玉磬搏拊大瑟云云經文憂爾

陸氏奎勳曰拊搏玉磬猶虞書所云戛擊鳴球也揩

擊大琴大瑟中琴小瑟猶云搏拊琴瑟鄭注以拊搏

爲樂器猶傅會以揩擊爲柷敔是可通乎陳氏集說

乃斥九峯而從康成吾所不解

姜氏兆錫曰方氏曰以土爲鼓未有鞞革之聲故也

以蕢爲桴未有斲木之利故也以葦爲籥未有截竹

之精故也　又曰拊搏舊注以韋爲之充之以糠形

如鼓揩擊爲柷敔皆以節樂也方氏謂或拊或搏或

擊皆作樂之事也愚按舊注頗鑿方氏近之蓋此乃
記者倣虞書后夔戞擊鳴球搏拊琴瑟之文而不審
其義趣因不免點竄倒易今考揩字卽戞音之悞玉
磬有鳴球之名意亦謂揩擊玉磬搏拊琴瑟而以四
字錯互舊注遂爲之詞如此甚矣其好事而誕也
方氏苞曰當是揩擊玉磬拊搏大琴大瑟中琴小瑟
文錯也

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
王氏應麟曰按春秋成六年立武宮武宮非始封之
君毀已久而復立蓋僭用天子文武二祧之禮春秋

之所譏而記以爲禮乎

姚氏際恆曰按春秋文十三年世室屋壞公羊曰周公爲太廟魯公爲世室羣公爲宮此以魯公之廟爲世室與公羊同然魯止此一世室今以武公之廟亦稱世室按成六年立武宮稱曰宮與所謂羣公爲宮者正合豈世室乎且以世室上加文武字尤謬意以其爲武公故順稱武則是魯公以武公而得稱文也甚可笑以魯公當文王以武公當武公可謂癡絕而後世庸鄙寡識之儒宗鄭氏以七廟爲文武廟在其內之說見王制因此有文武世室之名併爲周之文王

廟爲文世室武王廟爲武世室是又以文武而得文世室武世室之名也吁文武之功德何薄于周乃降不祧之廟而稱室耶尤可嗤已

姜氏兆錫曰室不毀故名世室武公名敖魯公伯禽之六世孫也方氏曰周祖文王爲不毀之廟而魯以伯禽比之宗武王爲不毀之廟而魯以武公比之也輔氏曰由文世室武世室之屬觀之則成王之賜周公者未必如是之備如此篇所載魯君因而僭之者亦多矣愚按春秋成六年二月始立武宮此魯後世僭擬天子之明驗故輔氏發此與

任氏啟運曰諸侯五廟無二祧然封魯以爲周公而周公實未嘗就魯魯公實始封之君則不毀宜也武公何足匹之且季文子以鞌戰立武宮其非初制明矣

齊氏召南曰武宮之立春秋明書于經魯後人即以武世室明之欲以比周文武豈不誣哉

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頖宮周學也

姚氏際恒曰王制云天子曰辟廱諸侯曰頖宮或已疑其附會此因魯頌泮水之詩而謂之周學更鑿

姜氏兆錫曰米廩以下皆學名魯藏粢盛之米于學故名其學猶庠之爲養也序者射也射于學以觀德其禮有序也樂官掌教瞽矇所宗故學謂之瞽宗頖之言半諸侯頖宮半天子辟雍之制也夏序殷瞽宗與孟子夏校殷序不類蓋有悞與

崇鼎貫鼎大璜封父龜天子之器也越棘大弓天子之戎器也夏后氏之鼓足殷楹鼓周縣鼓垂之和鍾叔之離磬女媧之笙簧夏后氏之龍簨簴殷之崇牙周之璧翣

姜氏兆錫曰崇貫封父皆國名　又曰越亦國名棘

戟也又曰方氏曰崇鼎以下六者卽周官天府所藏大寶鎭寶之類是也愚按晉公節及此二節皆言其爲天子之制當在鸞車節之上以類相從蓋記者綴拾爲之也　又曰足謂四足也楹貫以柱也縣縣于簨簴也　又曰垂見舜典叔名無勾世本無勾作磬是也女媧古帝號方氏曰郊特牲以鐘次之以和居參之也故謂之和鐘樂記石聲磬磬以立辨辨者離音也故謂之離磬笙象物之方生故謂之笙簧則美在其中故謂之簧　又曰周禮梓人爲簨簴橫曰簨直曰簴所以縣鐘磬也夏飾以龍形故名龍簨簴殷

于簨上刻木如牙飾以采其狀隆然名崇牙周又于簨上畫繒爲翣戴之以璧下縣五采之羽而挂于簨之[illegible][illegible]名璧翣也

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敦音對又都雷反璉力展反瑚音胡簋音軌

孔氏穎達曰此言兩敦四璉六瑚八簋者言魯所得惟此耳

吳氏澄曰簋是盛黍稷之器其盛稻粱名簠

陳氏澔曰少牢禮曰執敦黍有蓋又曰設四敦皆南首敦之爲器有蓋有首也

姜氏兆錫曰敦卽少牢禮執敦黍有蓋設四敦皆南
首是也四者皆盛黍稷之器
俎有虞氏以梡夏后氏以嶡殷以椇周以房俎椇俱甫切
朱氏軾曰梡完也四足完備而已無他飾也嶡蹷也
蹷之義爲跌人跌仆則足橫于地謂足下設二橫木
距兩足之間也椇孔氏謂椇枳之樹皮多曲撓殷俎
似之陳祥道禮書圖殷俎與夏同但足微曲耳竊意
四足如樹之榦其下蹶距橫斜多如樹枝不似夏之
止用二也房如房屋形也禮書圖房制如嶡但于足
之腰又加橫木注云如房之有戶闑也細玩孔疏似

足下施横距横距下又各安二足横距之上似堂下似房也

姜氏兆錫曰梡嶡見前椇者俎足間横木爲曲形如椇枳枝也房者俎足下跗如堂房也

夏后氏以楬豆殷玉豆周獻豆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夏后氏尚明水殷尚醴周尚酒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

萬氏斯大曰服冕服也四代皆十二章虞以韍名故曰韍冕禹之致美乎韍冕猶仍虞名也後更以山名

殷則以火名周以龍章名龍形袞然故名袞冕先儒謂爲黻制四代增加豈一黻而備諸釆乎且山龍皆衣之章而下移于黻聖人不若是無別也

姚氏際恒曰前後堆砌雕飾悉無証据或据此以譏禮則失之矣鄭氏執周官三百六十謂此云三百者記時冬官亡矣又謂昏義官百二十是夏時有虞氏官宜六十夏后氏以百二十殷宜二百四十不殊夢中說夢

姜氏兆錫曰名榪者木質不飾也獻注讀爲娑者謂獻尊刻畫鳳羽形婆娑然此亦然也或讀爲犧者獻

尊字本作戲而諸書皆稱犧象詩亦稱犧尊則此亦畫犧形于豆間也　又曰散詳見玉藻有虞氏直以韋爲之而已夏則畫以山殷畫以火周又畫龍爲文章也又曰方氏曰三代各祭其所勝夏尚黑爲勝赤故祭心殷尚白爲勝靑故祭肝周尚赤爲勝白故祭肺　又曰注見各篇疏曰儀禮設尊尚元酒禮運澄酒在下則周不尚酒記者悞也　又曰此與書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官倍頗異或乃信漢儒而不信古文且謂魯得用四代之禮樂惟通用其名不必盡用其數皆曲說也

李氏光坡曰古志皆在王朝侯國非賜不能有此疑乃四代設官職之典書備而藏之即所謂大訓與龜鼎大璜同寶鎮耳觀孔子問官郯子可見其書之難得也

任氏啟運曰書止三卿司徒司馬司空也其太宰司寇宗伯則在下大夫中仍侯制耳通國計之官或有三百非周禮之三百皆其長不兼其屬也

有虞氏之綏夏后氏之綢練殷之崇牙周之璧翣

姜氏兆錫曰此皆喪葬之飾也綢練見檀弓餘見前文翣制又見喪大記

凡四代之服器官魯兼用之是故魯王禮也天下傳之久矣君臣未嘗相弑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天下以爲有道之國是故天下資禮樂焉傳丈專反弑本又作殺音試

朱子曰夏父躋僖公禮之變也季氏佾舞八歌雍詩樂之變也僖公欲焚巫尫刑之變也宣公初稅畝法之變也政逮于大夫政之變也婦人髽而弔俗之變也

陳氏澔曰此主于夸大魯國故歷舉四代之服器官以見魯之禮樂其盛如此不知魯之禘郊非禮也此記所陳適足以彰其僭而已

王氏應麟曰魯世家伯禽之孫濆弒幽公而自立周昭王之十四年也諸侯簒弒之禍自此始記謂君臣未嘗相弒不亦誣乎太史公曰揖讓之禮則從矣行事何其戾也

姚氏際恆曰周用一代之制王禮也魯兼用四代之制不但非王禮亦併非帝禮制是不知何禮也而乃謂之王禮文理且不通更何論其義之謬妄乎

姜氏兆錫曰此總結自鸞車以下二十五節之詞也

又曰疏曰古制久遠不可悉知今依注畧為此意未知是否也　又曰朱氏曰魯事不悉舉若羽父弒隱

公慶父弑二君則君臣相弑矣夏父躋僖公禮之變季氏舞八佾歌雍詩樂之變僖公欲焚巫尪刑之變宣公初稅畝法之變政逮于大夫政之變婦人髽而弔俗之變何謂未嘗相弑相變哉石梁王氏曰此見春秋經而不見傳故言誣也大抵此篇誣也陳氏此篇主于夸大魯國故歷舉四代之服器官以見魯禮樂之盛如此不知魯之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如記所陳適彰其僭何盛大之有哉

齊氏召南曰按此篇羅列制度燦然可觀而謂成王賜魯以天子之禮樂即已上誣古人矣不特此節云

云也

任氏啟運曰朱子所論誠然然畢竟好似他國孔子謂魯一變至道齊仲孫謂魯秉周禮晉韓起謂周禮盡在魯以魯之削弱而綿綿延延歷七國之變而後亡亦惟禮樂之故也夫以魯僭天子三家僭諸侯失禮樂之本而猶足保其國如此況以仁人行禮樂如孔子所云一變至道其效更當何如哉

續禮記集說卷六十

浙江書局重刊

鮑家琥校

鄒寶僡校

鄒在寅校